

第二十一回 小拍清歌花能解語 燈紅酒綠玉自生香

話說寶林來請銀屏出房去坐，他那裡肯走？倒把寶林扯了坐下來閒談。驀見桌上有一副玉棋子，就硬拉寶珠同他下棋，寶珠不肯，他就再三央告道：「好嫂子，你雖是我家人，但我到你家是個客，你不要嫌我才好，不然，你也要看我哥哥的面子。」哈哈的又笑起來。

寶珠此刻才覺熟識些，正要起身，聽他這一番話，臉一紅，又坐下來。寶林笑道：「你儘管同他鬧笑話，他怎麼好意思呢？你倒真是個趣人。」銀屏道：「再敢戲耶？好嫂子，來罷！」就將寶珠扯過來，坐下道：「我今天替哥哥代印，來點你這隻眼！」紫雲等止不住個個大笑，寶林笑道：「我不怕唐突你，他也沒有改妝，你同個男人拉拉扯扯的，不成模樣。我妹子口嫩，他要拿你開句心，你就下不去了。」銀屏道：「吾有什麼下不去？這種有名無實的男人，怕他幹什麼！」寶林笑道：「原來妹妹總講究得實的。」紫雲等又大笑起來。

銀屏自知失言，臉就紅了，道：「到底是個姐姐好。我也是你妹子，幫幫我，也佩服你。」寶林笑道：「我是濟弱鋤強，你還要人幫嗎！」寶珠同銀屏下了兩盤棋，互相勝負。天已晚了，房中上燈，但見銀缸斐幾，燦爛生輝，靈蓋朱纓，燈彩無數。外邊金子進來說：「太太備了幾樣小菜，請小姐坐坐。」銀屏道：「嫂子也出去陪我。」寶林道：「他同你一桌吃酒，你雖然不得實濟，外觀就不雅了。」銀屏道：「很好，你只管拿我取笑，我會同嫂子算賬。何不將酒席取進來吃，大家有些興？」寶珠道：「我這房裡，不容外人進來。」銀屏道：「就擺在前邊不好嗎？」

寶林只得吩咐在前邊擺席，著寶珠的乳母在屏後接酒遞茶。席已擺齊，三人入席，說說談談，頗為高興，寶珠已不是從前羞澀澀。吃了幾巡酒，猜了一回拳，銀屏道：「我們行個令罷。」寶林道：「悉聽尊意。」銀屏道：「我見《紅樓夢》上寶玉行的那個《女兒悲》的令，倒還有趣，我們何不照樣也說幾個頑頑？」寶林道：「很好。」銀屏道：「他是悲愁喜樂四字，我想仄聲念在口裡不好，不如將喜樂換做嬌癡，再添上女兒顰、女兒羞，都是平韻，念起來鏗鏘鏘，才入調呢！姐姐以為如何？」寶林道：「妹妹見解不差，請先說罷！」銀屏道：「是要序齒的。」

寶林道：「妹妹是客，我們何敢有僭？」銀屏道：「家裡姊妹，什麼誰賓誰主？」就將門杯送到寶林口邊，寶林只得一飲而盡，笑道：「一定先要我獻醜，你們可別笑話！」銀屏道：「姐姐爽快些，別謙虛罷！」寶林笑了笑，說道：

女兒悲，良辰美景奈何天！

女兒愁，抱得輕衾上玉樓。

銀屏道：「好極了！傳神之筆。」寶林道：

女兒嬌，殘妝和淚濕紅綃。

女兒癡，才子佳人信有之。

女兒顰，從此蕭郎是路人！

寶珠對他微微而笑，銀屏轉身，冒冒失失問寶珠道：「你知道李墨卿悔親了嗎？」寶珠嘻嘻一笑。寶林故作不聽見，又說道：

女兒羞，煙花三月下揚州。

銀屏道：「那急得還了得！真正使不得的。」寶林道：「你是沒有好話講的，留點神了，這是有報復的！」銀屏道：「還要一句，席上生風，再唱一個小曲，就完令了。」寶林道：「那來這些累贅東西？」銀屏道：「你不信？翻出《紅樓夢》來瞧瞧。」說看起身，向書架上亂翻，見有一支笛子在上，隨手取下來，笑道：「原來你們還有這種好長技，今天一定請教。大姐姐快說句詩，好唱曲子。」寶林道：「詩還可以，曲子不會。」

銀屏那裡肯依，鬧得什麼似的。寶林被他纏得沒法，道：「姑太太，你請坐下罷，我就唱是了。」隨手夾了一箸燕窩道：「海燕雙棲玳瑁梁。」對寶珠道：「你彈套琵琶，我唱個小曲罷。」銀屏道：「不行！大姐姐唱大曲，嫂子唱小曲。」寶林被逼不過，只得教寶珠吹起笛來，唱了一支《樓會》上的《楚江情》，銀屏贊不絕口。

寶林道：「別挖苦人，你也要照樣的。」銀屏道：「那自然。嫂子先來，我是附驥。」寶林道：「你這稱呼，真不妥當，可以請你更改更改。」銀屏道：「名分所關。」寶林笑道：「你不改口，他是不說。」銀屏只得叫聲二姐姐，寶珠道：「我不得僭你。」寶林道：「你別引他多講罷！」寶珠道：

女兒悲，玉堂春在洞房先。

寶林瞅了他一眼。銀屏道：「切貼不移，現身說法，換不到第二個女兒身上去。」寶珠道：

女兒愁，春日凝妝上翠樓。

女兒嬌，辜負香衾是早朝。

寶林、銀屏同聲贊好道：「只有你合用這句子，別人也不配！」寶珠道：

女兒癡，半夜無人私語時。

銀屏微笑，咳了一聲。寶珠想到女兒顰，思索一會，也是情不自禁，說道：

女兒顰，聖主朝朝暮暮情！

寶林冷笑道：「你沒有說了！」寶珠臉一紅，不言不語。銀屏那裡還放得過？笑道：「原來你的官這麼做的，我今天才知道。怪不得我哥哥常說你聖眷好呢，誰知有個隱情在內！你雖不願意，有些顰蹙不安，無如回不過去的事，只好委屈些兒。」寶林笑道：「你只顧說得爽快，也替你令兄留點地步。」寶珠紅泛桃腮，手拈衣角。寶林說：「索性說完它了事！」寶珠隨口道：

女兒羞，蜻蜓飛上玉搔頭。

寶林道：「快吃酒，說一句詩罷。」寶珠將門杯飲乾，拿了一顆蓮子道：「露冷蓮房墜粉紅。」銀屏一笑，才要開口，寶林趕忙道：「我來彈琵琶，將你自己做的那個《紅樓夢》的《滿江紅》唱來。」寶珠不敢違他，唱道：

可歎奴，生辰不偶，家運多難。到如今，寄人籬下，更覺淒涼。瀟湘館鳥啼花落春無恙，綠陰低罩茜紗窗。金玉良緣知早定，木石前盟未必真。詳菱花鏡，可憐辜負在妝台上，斜抱羅衾，悶對著銀缸憔悴。玉容嬌不起，鸚鵡無言，暗泣斜陽。最憐那，殘紅滿地誰人葬？春光容易玉生香。曾記得春困把那幽情發，綠竹生涼離恨天。折盡風流賬，空教我金釵十二，撩落人間！海棠菊花標詩句，半窗風雨助秋光。相思病三更夢紅紅綃帳，旅夢兒繞家鄉。焚詩稿，空留一片癡情況。寶玉呀，才知你是鐵石心腸！

真個唱得響過行雲，風回氣轉。這面琵琶，就如風吟簷馬，沙擊晨鐘，叮噹嘹亮。和叫起來，一回兒象盡是唱，一會兒象盡是琵琶，把個銀屏愛得笑不攏口，贊不絕聲。寶林道：「我們要請教令官了。」銀屏笑道：「饒了我罷，我是不會的！」寶林道：「沒有這種便宜事兒，快些罷！難道還要抱上轎嗎？」銀屏道：「不過笑話罷了，我就放個屁兒你們聽聽。」念道：

女兒悲，樓上花枝笑獨眠。

寶珠笑道：「這是姻伯母的不是，耽誤你青春了。」銀屏道：「好麼，你取笑我，那可怪不得我了！」又道：

女兒愁，悔教夫婿覓封侯！

寶林道：「賈寶玉就是用的這句，不與同的！」銀屏笑道：「就是『嫁得蕭郎愛遠遊』。」眾人大笑。銀屏怕人取笑，他忙道：

女兒嬌，芙蓉帳暖度春宵。

寶珠道：「這句好，香豔已極！」寶林對寶珠一笑，不做聲。銀屏道：

女兒癡，勸君惜取少年時。

女兒羶，楚腰一捻掌中輕。

女兒羞，細草春香小洞幽。

寶珠低著頭，只是笑，紫雲等一個個含笑而立。寶林道：「我這個妹子，真個顛狂欲死，教我們倒不好取笑你了。請唱罷！」銀屏飲過門杯，說道：「明月小橋人釣魚。唱是不能的，沒有學過。」寶林道：「不唱，罰十大杯！」銀屏道：「那不要醉死了！」寶林道：「我們姐妹兩個，灌也灌你下去！」銀屏道：「如此說，我落在你們手裡了，還要把我纏死了呢！」寶林道：「不消開心，不唱是過不去的！」銀屏道：「既要小生唱曲，請二位美人代板。」寶林道：「別要理他，不怕他不唱！」

寶珠、紫雲兩個吹起笛來，銀屏唱了一支《小宴》，也是香溫玉軟，婉轉可聽。眾人贊了幾句，又吃了幾樣菜。銀屏道：「我們剛才都是用的陳句，何不大家自出心裁，將這六個當做詩題，做幾首詩，卻好每人分兩個。」寶林道：「你怎麼這樣高興？你倒不怕費神麼？」銀屏道：「橫豎閒著，再不借此消消遣，吃下飲食也不消化。」寶珠道：「依我還是集他幾句。」銀屏道：「也好，自己做兩首七絕，大家也見見心思。」寶珠道：「明天交卷罷。我一時可想不出來，而且也不耐煩。」銀屏道：「我們今日先分定了題目，不好嗎？」

隨喚紫雲將六個題目寫起來，圓成紙團兒，三個各拈兩個。寶珠道：「此刻且不必看，做出詩來，再看未遲。」三人各看一看，就在燈上燒了。寶林道：「依我的愚見，不如將女兒兩個字改作美人，有生發些。」銀屏道：「你不過想個男人，要他在裡邊，你說得快活些。就任憑你扯兩個男人來說說，也不甚要緊。」寶林急了，道：「銀丫頭，看我來撕你的嘴！」

銀屏再三央告，寶珠也替他討饒。銀屏道：「還是我家人好，真象個嫂子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只有欺我，不感激我罷了，還來取笑我，真是人心難問！」銀屏道：「我這麼說你好，還要怎樣？」寶林勸他兩杯酒，談談笑笑。銀屏逼著寶林合唱了一出《尋夢》，又紫雲等三人唱了幾支小曲，方才能得用飯散席。銀屏道：「我今日同嫂子睡罷。」寶珠不言語，寶林道：「妹妹在我小套間裡住，寬展些。」銀屏道：「那不能，我今日原說替哥哥代印。」寶珠道：「你教人看，誰是個男人？」銀屏道：「我說落點便宜，好不好？」就同寶林出來，在夫人房中談了一會。

回房見寶珠正在改妝，紫雲、綠雲兩旁侍立，他就要來幫忙，寶珠笑道：「姑太太饒了我罷，我可當不起！」銀屏笑道：「我來做個畫眉人，停回還要索口脂香呢！」寶珠道：「別鬧罷，請那邊坐坐。」銀屏笑道：「我這個風流張敞，同你正是女貌郎才。」寶珠也笑道：「你也該知道年伯托張山人說媒，要將你送上門來把我，我就立意不要。誰知你倒會自薦，不消年伯費心。」銀屏道：「我原會自薦，坐在人家套房裡不起身，候成了才肯走呢，不然也不放心。」

寶珠滿面嬌羞道：「頑笑得無趣了！」銀屏道：「誰教你惹我的！」寶珠妝束已畢，換了一身豔服，銀屏細細賞鑒，果然是花貌雪膚，天姿國色，正如五雀六燕，輕重適勻；燕瘦環肥，纖濃合度。絕勝青娥之降世，恍疑綠珠之返魂。這一對金蓮，那幾個俏步，好似春雲冉冉，飛來離恨天邊；垂柳纖纖，到軟紅深處。銀屏愛得目不轉眼的細看，自知不及，暗暗羨慕。想我哥哥，真好風流香福！

寶珠見他看得出神，笑道：「你不認得我麼？」銀屏道：「我看你側媚旁妍，變態百出，如花光寶氣，映日迎風，教人眼光捉不定，越看越不得清楚。」寶珠啐了一口。二人煮茗清談，直到三更才睡。銀屏要同寶珠同衾，寶珠立意不肯。紫雲已拿了一牀棉被鋪在裡邊，銀屏道：「你明日還不同我哥哥睡呢？」寶珠也不理他，二人上牀，一宿無話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文分解。